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六

總錄部

一百五十六

疾疹

禳厭

假告

疾疹

夫人肖天地而生含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清則百疾生焉是故洪範謂之六極墨子記其多方若繇此而去軒冕之途絕婚姻之禮終身沈廢至於短折者死此乃仲尼興斯疾之感衛疾有將殼之惡良可悲也

魯季孫行父禿

晉欒克眇

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僕

荀偃卿也痺疽生瘍於頭痺疽惡瘡病日出齊景公疥遂疔疔疾

期而不瘳

卜商字子夏夫子弟子哭其子而喪其明

衛絜不立惡疾也絜衛侯之兄

冉伯牛魯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惡疾不欲忘喪也疾甚不欲故持其手曰

七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冉告之者痛惜之甚

褚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聲子韞

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韞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殼

之殼駁立也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林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

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

二寸由是京師更為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欽

優游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馮

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武帝聞之徙為平原太守

班伯成帝時為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

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為驃騎從光武至懷病廬在上前瘡發帝曰聞壯士不瘡

漢大將軍反瘡漢大將軍反瘡病邪

杜篤仕郡為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鍾繇有膝疾位至太傅

卞蘭消渴疾位至游擊將軍散騎常侍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儀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當與女何況但眇乎仕為右刺姦

賈逵為弘農太守後為太祖丞相主簿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晉杜預患癭位至鎮南將軍

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為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志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裴楷有渴利疾位至中書令加侍中

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自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任又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

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終不仕

趙孟字長舒善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山玄山允皆濤之子玄不仕允為奉居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庾袞字叔褒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入林霍山中塗眩發倚巖而坐扶杖將起跌墜崖而卒

謝安字安石本洛下書生能詠有鼻齆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執手掩鼻以敷之位至太保

王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與歷郡府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長孫子彥末年疾發合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患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悞其死矣嘗聞故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北齊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李廣字引基范陽人也文宣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引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歲時共瞻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唐鄧玄挺患消渴人因號為鄧渴

封常清細瘦白頰脚短而跛

盧照鄰為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大白山中以服餌為事後

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孳瘵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死

李洧正己之從父也正己死其子納祀宋州洧以其州歸順無何皆發疽得稍平乃大具麩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塲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卒僧左僕射

漢張沆為翰林學士沆雖曠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帝末陽史遇害翌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知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恟懼之次聞者笑之

### 禳厭

天災流行歷代時有禳禳之術往冊攸傳蓋天因咎徵之或興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魏詠之生而免缺仕至荊州刺史

殷仲堪吏部尚書師之子也父嘗患耳總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病積年堪為晉陵太守衣不解帶執藥彈淚遂眇一目

習鑿齒為桓溫荊州別駕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

宋何尚之為臨津令高祖令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南齊巴陵王寶義為揚州封晉安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  
間故帝加除授乃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  
置佐石頭

梁周興嗣為給事終興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  
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䟽治疽方以賜之  
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  
御史中丞

何點少時嘗患渴

陳徐世譜為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  
後魏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學殿因跛而後步因蹇而徐  
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人以厭當而為法六祈之義所以號變而徼福五行之氣所以  
克勝而迭至斯乃祝社福而求永貞者也則有識洞幾微藝臻  
高妙明春秋之祥異辨洪範之徵符不假命龜如指諸掌若乃  
五材汨亂六極交作孽非自構殃由外興繇是稽考休嘉式昭  
康靖厥應如響信而有徵其或命也數竒失德踰矩敗類致寇  
蹈非速禍雖罄巫祝之侑其可以救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之類是也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勇之越巫也

史失其名

武帝時栢梁災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臺

必用勝服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賈惠河陽人為河內掾邑人息夫躬以宜陵侯就國未有弟宅

寄居丘亭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謂欲盜之伺其便惠往過

躬殺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

披髮立中庭向北斗七招指祝盜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後漢郭憲光武建武七年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

東北含酒一二漢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家失火

以厭之北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

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以致兩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

自北出到三十里亭祠兩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揚統章帝時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

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樊英字秀齊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

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客

後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於是大稱其術

郎顛北海人順帝時公車徵使對尚書顛對曰臣竊見去年閏

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右入玉井數日

乃滅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大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故主天因陰

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

于循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循斧所以厭金氣也井

南方火宿也鳥隼曰禩也以火勝金故書并星之文於禩而建

也書王版之榮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王版也於西郊責躬永愆謝咎



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火為福也

藥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  
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  
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  
失火餘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

趙彥琅邪人少有學術桓帝時琅邪賊勞丙與大山賊叔孫尤  
忌攻沒琅邪朝廷以宗資為討寇中郎將督州郡兵合討彥為

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南陽南武陽開陽都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西陽郡之丹陽類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宜

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殺以進兵一戰破賊

晉郭璞洞曉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王導引

參已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

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寢處災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

木粉碎桓彝與璞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

它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主客有殃彝後因醉詣

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御刀設醊璞見彝撫心

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

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嚴卿善卜筮魏序欲東行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

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不必停宣以禳之可索西郭外

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酸狗無白者卿曰酸者亦

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爾無所復序行半

路狗然足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遂家無恙

淳于智字叔平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橫腕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速君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恠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忽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立然而壞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為卦卦成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韓有字景先善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有為筮之使畫作也猪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延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

劉世則女病魅積年筮為攻禱代空蕤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有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頃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洩敗之女仍大發友仍更作作皮囊二枚皆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曰

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宣城邊洪以四月中旬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樹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然其凶難定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後為廣陵領校遭母喪歸家其夜洪歛發狂絞殺兩子并殺父又斫婦忘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玄文河間人也宋高祖圍慕容超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盧公孫朮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玄文說高祖曰昔趙攻曹凝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凝請降後慕容恪之圖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基之高祖從其言至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

南齊顧歡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病邪者問歡歡曰家中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梁伯人方士也武陵王紀反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丁湘東王命伯人於長州死板上畫紀形象親下鐵釘于支體以厭之後魏王早明陰陽九宮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

北齊綦母懷文以道術知名東末時高祖與周文戰於邳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亦是火色黑是

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高祖遂改為黃所謂河陽幡者也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兄光為祖班等誣其謀反後主詔盡滅其宗族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瑣頸乘驢出合家皆泣送之至閭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鑿術之士為羨所欽愛乃竊問之荅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隋蕭吉善陰陽筭術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鼠祿數見高祖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座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害門而止又謝土於來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蝦蟇夜從西南來入門升赤帝座還從入門而出行數尺忽然不見高祖大異之賞賜優治之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王輔賢新豐人房陵王為太子知皇后遺陽素金始有廢立之意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材屋宇俾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唐劉文靜高祖武德二年為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怪數見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御刀為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衣以狀告其兄上變故誅焉

李抱真真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為巫祝所惑請降爵以禱之章奏凡七上辭甚切德宗難違之故自檢校司空而授

僕射

假告

急告寧休皆假明也說者云吉曰吉凶曰寧然而五日一休始於漢律一月五急著於晉令又若賜予之典所以優禮大臣取請之文所以俯從私願至乃歲時令節多遂歡娛公府餘閑頻得澣沐蔚為人澤率由舊章其有省親故屆移疾當解或坐稽違之責或掇避事之尤悉著于篇以懲不恪

漢石慶為丞相武帝元封四年閔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老幼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帝以為慶老謹不欲與其議乃賜丞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

黠字長孺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為請告

馮野王成帝時為琅邪太守帝長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便安也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杜餘時在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於記奉為野王言曰竊見今月吏二千告過長安謁謁者自白吏二千石以上歸寧道不過行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予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

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省域也夫三撮予告令也塗且遂有三最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詔恩不得失

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已著令也律施行黠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罰不當

重之疑厚釋廢氣也假謂假薄則從厚託法律而致其罪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知法也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疑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也則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後漢許荆字子張會稽人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騎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魏李豐齊王芳時為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病未滿數十日輒暫起以復卧如是數歲

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死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晋王<sup>音</sup>厓夷字孝孫城陽人也初為護軍府軍士胡輔母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興潁川荀邃河東裴延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厓時以假府養馬輔之等遂坐馬廐下與厓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厓長假因免為兵

宋王恢之文帝時為秘書郎父敬弘為會稽郡守恢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輒不果見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謝靈運為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

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不表文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大臣諷百令自  
解靈運表陳病賜假東歸

庾炳之為吏部尚書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  
言彈一人工歌屈與宿有司舉違制奏焉

唐張重光為華州刺史代宋大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  
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弟問疾

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  
綬病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未  
要舉停

郭鏐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六月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

許未停官

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太和四年三月甲申留守崔  
弘礼奏從請假一百日准式停官

梁盧格為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一  
百日准例合停從之

後唐盧導為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  
奉勅停官

安重誨官樞密事天成四年奏堂兄應州副使晟卒請准式假  
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旨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群官之  
有異在常式以難拘宜自初聞日共給七日

李遣為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遣請假滿十

旬准前例合停徙之  
王昭誨為司農少卿長興二年七月乙巳御史臺奏昭誨自寒  
食請假歸鎮州洒掃已滿百日准例停官勅旨王昭誨方念繼  
絕特授殊恩久別丘園許歸祭奠雖違假限宜示優弘不停見  
任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七

總錄部

一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大過著棺  
槨之象周之冢人為丘封之制乃有衣衾飲食芻靈盟器之物  
為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慎終之禮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  
智識之士莫不念反其速朽之理思過侈傷生之義故以冒榮  
為愧或以愛民為念或激昂忠欵刑憂國之言或奮厲竒節或  
矯俗之迹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著乎治命皆賢  
達卓爾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不中節偏下已甚此  
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者也



成子高寢疾高齊高齊大夫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

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意於人

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

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猶言不壅之地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諫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也贏博齊地今泰山縣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吊其坎

深不至於泉如死其殮以時服以行時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榘

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

晏子齊大夫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大儉偏既定則歸不屆

賓客有事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坐為長史朱買臣等所構自殺兄弟歆厚

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

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歆羸葬以反吾真羸者不為衣衾棺槨

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

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然而不從重廢父命重難也欲從

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繒賀之孫祁侯與王

孫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詣至也至前願存

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

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

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  
制禮今則越之言面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俗也夫厚葬誠

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弊腐之地下靡散也單盡也或

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

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

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

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文子稱氣天為魂延陵季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

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

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久

客言不用久為客也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空木為匱即積字也積小

棺也葛藟蔓也一曰藟以草名葛之類也練束也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

易尚死葬也尚崇也言生死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葬屈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感於戲吾

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朱雲初為博士杜陵令後居鄜田病不呼醫藥遺言以身服歛

棺周於槨槨周於身土周於槨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冢壙裁容槨也為丈五墳葬平陵

東郭外

龔勝為光祿大夫臨卒勅以棺歛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物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並為賴州太守病疾召丞掾作先令書先為令書曰告子恢吾生

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公食吏死官得法賻九贈終者布帛曰賻葬為小椁

也禮三重椁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旦下棺無餘器物也言止作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令

高大恢如父言

後漢樊宏為壽張侯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

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墓藏光武善其

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彰其德謚為恭侯

吳漢為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歛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為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歛免棺以葬

張輔為司徒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

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今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

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庶施祭其下而已

祭遵為征虜將軍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為護羌校尉三子懼弘閭並大后弟也弘病疾遺言悉以

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懼閭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

大后並從之

張霸為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

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而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

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

為受人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盤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為重合令後棄官歸鄉

里教授門徒常千人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

隅謂之奧堂幽暗之室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令終之日南

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中編二尺四

寸簡寫克典一篇并刀筆各一次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

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趙岐為太常將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

冢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孔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

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汝為牀布簟白

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趙咨為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

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

裔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

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

為吳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身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

無端既以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

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

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棺槨之造自皇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

及至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

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

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

賤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

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  
上下僭雜使晉侯請陸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  
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  
貲糜於三泉力單於鄴墓玩好窮於奠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  
民以來厚終之故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克以  
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  
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  
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  
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悌豐  
貲重祿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  
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  
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  
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鸞父沒卷蓆而葬身亡不及其  
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閭不德不敏  
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  
恐爾等目馱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來古聖  
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歸即葬乎地無墳  
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屆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  
吾茂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

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細搏節之聚二千石監卒謂建曰亡  
後自著所有故中單衣先買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

子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  
稱咨明達

梁商順帝時為大司馬病篤勅子翼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見之屬何以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郎時殯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以開塚即葬祭食如存無用犧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盧植為尚書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布而已

袁閑司徒安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臨卒勅其子曰勿設葵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繫為藏杜安為巴郡太守卒官時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軍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馬融為南郡太守卒於家遺令薄葬

謝夷吾為下邳將令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楊震為大尉既為樊豐等所譖收大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瓦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醕而卒

李固為大尉坐忤梁冀意免遂為冀所誣自殺臨終勅子孫素

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墉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城  
張奐為大常後坐禁錮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實要銀  
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說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  
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為不喜爾幸有前窀朝  
殯夕下措屍靈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  
無咎吝諸子從之

范冉

冉或作丹

嘗辟大尉府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

子曰吾主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救世濟時死何  
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  
窮穿畢便理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飯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  
爾令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符融陳屆浚儀人州郡舉孝廉公府辟皆不就妻亡貧無殯斂  
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  
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往吊融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歆尚古

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魏韓暨為師徒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  
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  
葬以土藏窆畢便葬送以瓦器慎無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  
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以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  
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  
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

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

王觀為司空上印綬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盟器不封樹  
裴潛為大常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靈坐九器數枚其餘一無  
所設

沐並有高節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  
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  
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聖人莫能復其從容也是以富  
貴者有矯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  
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  
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儀也未臻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  
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下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  
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生死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  
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魄夭為覺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  
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  
枯豈不衰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體貴不久客  
爾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押王牀象衽殺人狗  
以壙穴之內錮以紵絮籍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  
教陵遲競以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  
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汚於清流昔  
蒙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臣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  
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



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亦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加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郝昭為將軍將亡遺命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今死復何在邪今去本慕遠東西南北有汝而已

徐晃為右將軍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蜀丞相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郎為兗州刺史為臧霸等征吳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師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效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吳呂岱為大司馬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是儀為尚書僕射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卒

弘昭為輔吳將軍卒遺令幅巾素棺以時服

諸葛瑾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

晉石苞為大司馬侍中臨薨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

達禮華元厚莖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上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

王祥為大保疾篤首遺令訓子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植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不湏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缺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甃石勿起墳隴川深二丈樽趣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用可施床榻而已

夏侯湛為散騎常侍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皇甫謐著論為送終之制名曰立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雖未至壽然嬰疾弥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年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數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属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形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二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

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奭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  
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今  
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  
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  
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  
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  
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  
心或剖破棺椁或摔曳形骸或剝臂採金環或們腸求珠玉焚  
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廢之墓也  
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為死也生  
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  
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脩沐  
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  
或恐人情染俗未及頓革理難今故痛為之制奢不石椁斂不  
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遽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大  
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  
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  
道遽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死生其土上無種  
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  
無休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

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祔葬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害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大康三年卒子靈童方回等遵其遺命

徐由高密淳于人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就永寧三年卒遺命濯巾瀚衣榆棺雜塹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太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其家遵孚遺旨官中器物一無施用

顏含為右光祿大夫將卒遺命素棺薄斂

庾峻為侍中諫議大夫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

杜夷為國子祭酒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葛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宋王徽累官至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柝之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

盧陵王紹薨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大袒從之

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臨終遺命祭以菜葉葦席為輜車諸子從焉

江夷為相州刺史散騎常侍卒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

南齊崔慰祖為始安王記室始安王遙光謀逆慰祖繫尚方臨卒與從弟緯書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靈座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建武中以著作郎太子舍人徵不起及卒以楊玉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制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本帟被先所着裙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禭鋪席於地以設玄酒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殯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土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孟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王秀之為吳興郡守卒遺命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歆以多聲相亂魂而有知吾當笑之

梁王敬裔為大中大夫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旒一蘆蓐藉下一枝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裔外甥許惠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裔令

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蔕鑿地歸身葬忠侯遂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死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士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孫讓為光祿大夫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絕氣即以幅巾就窆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遽蔭王孫裸入厚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羌可停息直襖輜床裝之以蔕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司用弟二子貞巧乃織細蔕裝輜以茂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張緒為國子祭酒南郡王師及卒遺命作蘆葭輜車靈上杯水香火設祭

孔休源為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薄祭節朔薦蔬菲而已到溉為金紫光祿大夫與張綰劉之遴友密臨終託劉勤子孫薄葬

韋敬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以疾卒于家遺令薄葬斂以時服蕭琛為侍中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蔕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

劉苞為太子洗馬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  
率  
劉訐平原人刺史辟主簿不就卒於從兄敦舍臨終執敦手曰  
氣絕便斂畢即埋不須立靈筵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敦從而行  
之  
劉杳為步兵校尉知著作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靈車還葬  
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劉敞隱居山林以山水書籍為娛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  
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文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  
難得而精覈耶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離而  
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微是以勳華  
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牙生異見季扎云骨肉歸  
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槿殺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似  
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  
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  
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  
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  
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  
遽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乎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有猶存不存則合乎

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儻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知之識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自固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也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施祭則失理也而姬公孔子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歆令孝子有追思之地爾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sup>新</sup>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耳皇熊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越遊則平生之志得矣夫積習生常難卒改革<sup>亦</sup>朝肆志儻不見泥今歆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太之道孔子云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英上用幅巾土肅唯盥手足范丹殮畢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不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歆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老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



虛坐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  
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朋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  
奪之明年疾卒

顧憲之固辭官寵居家授太中大夫臨終為制以勅其子曰夫  
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  
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  
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為終制  
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  
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  
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身入官之物一無所須  
載以輜車覆以鹿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  
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飴况吾卑庸之人  
其可不節喪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  
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憑爾朔望祥忌可  
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  
備物難便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  
止用蔬食時菓勿同於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爾孔  
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人敬豈求備物哉

陳謝貞之為丹陽丞以母憂去職加招遠將軍固辭後卒貞之  
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肆傾外陰十六鍾太  
清之禍流難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待奉守  
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虛容薄累致清階縱其

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極畧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止恐過於獨異爾可用薄服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絡紗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周弘直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啟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絜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待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鹿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

後魏任城王雲為雍州刺史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

崔寬卒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程駿為祕書令病篤乃遺令曰吾在世儉薄豈可沒為奢厚或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蔭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盟器從古遂卒

韓麒麟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卒遺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北齊薛淑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勅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用網絡

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  
廣陽王嘉薨遺命薄葬  
李宣茂卒遺令薄葬

宋遊道為大府卿天保元年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  
後周薛端為基州刺史未幾卒遺誠薄葬州府贈遺勿有所受  
韋曼高尚不仕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蔭束體王  
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  
更新造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余煩雜  
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  
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歆以物吊祭者並不得受吾  
常恐臨終恍忽故以此言預誠汝輩瞑目之日忽違吾志也

李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終誠其子等曰昔人以  
淫歎為積葛藟為絨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  
但事既矯枉為世所譏今可歛以時服葬於境壻之地勿用明  
器塗車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柳霞為驃騎大將軍開府霍州刺史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並  
奉行之

姚察為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  
其畧曰吾家世素士自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布土周於身  
入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綵可周身土周於棺  
而塋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

唐李勣為司空遇疾謂弟弼曰吾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唯

以布裝路車載我柩棺中歛以常服唯朝衣一副死儻有知望得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馬五六疋下帳用縵卓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礼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傅奕臨終誡其子曰古人裸塋汝且行之

高士廉為開府義同三司申國公遺命曰生死之義自然之道塋者藏也欲人不知厚殉增墳吾所未取啓手之後墓中無內餘物唯置衣一襲及平生所存之書示先王之訓可用終身諸子遵而行之

蕭禹為金紫光祿大夫宋國公臨終遺言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歛棺內施單席而已異後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唯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此苛爾

宜勉之諸子聿遵先志襲斂在於率儉

蘇瓌眷宗朝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塋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之

令狐楚為山南西道節度臨終誡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賻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銘誌能叙事者則為之無擇高位

呂夷簡自布衣至將相以直道著聞將終不亂深以違禮厚葬為戒謂浮屠法非先儒教身歿之後釋氏有為功德一皆止之不許建神道碑但誌墓而已議者謂其立身行道有始有卒

盧慶為金紫光祿大夫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奠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

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八

總錄部一百五十八

工巧

雜伎

工巧

周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益青疏鑿其流功侔造化惠發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潛運機關自能飛動百工之事咸有妙焉然有固作無益以蕩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

胡曹作衣

王冰作服

夷羿作弓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臼

乘雅作駕

公輸設魯人公輸若之族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

公輸若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鮒般請以機封鮒下權於擗般乃伎巧暑見若掌鮒而言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伎巧

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也公肩假曰不可般尔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

得已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以借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又公輸般削竹木為

鵲成而飛之二日不下以論行云魯般墨子之巧又公輸般為刻木為鳶飛之一日而不集

楚作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荆王曰臣以為不可得

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試之於

是公輸般設攻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九攻之墨子九却

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

漢落下閔營渾天鮮于望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後漢張樹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為大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畫

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

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

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御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  
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隙如有地動樽則振龍機發  
吐丸而蟾蜍啣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  
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  
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恠其無  
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又云令二輪獨也

蔡倫為尚方令自古書契文牘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  
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

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耒陽北縣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臼也

魏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

自知其為巧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而世人知其巧矣舊  
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  
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累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  
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駭騎  
將軍恭即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  
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尔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  
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  
莫不模哉鈞曰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  
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  
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  
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

戲者能設而不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  
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為  
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又作山嶽使木人跳九擲  
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闔鷄變巧百端此三異  
也鈞見諸葛亮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  
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棗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  
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繫  
敵城使首尾電至常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蜀諸葛亮為丞相損益連弩謂之阮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  
十矢俱發亮集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足足  
頭中額中台著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  
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額  
轉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  
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轆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  
數助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  
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角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  
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  
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  
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二寸七分後載刻去  
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  
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



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厘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吳張昭弟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竒治阿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乎州都督封樂鄉亭候

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晉杜預為度支尚書以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刑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武帝甚嘉歎焉

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居其下以鍛官至中散大夫

謝安字安石初元帝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其輦亦亡制度太元中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安位至太保

區紙衡陽人甚有巧思造木室作一婦人居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內戶內又作鼠布於中而四方丈餘開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及木奴令春穀作米中宗聞其巧

詔補尚方左校陳勰以工巧見知

後趙邴輔好學有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謝皆輔所營解飛為尚方令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賜爵關內侯

前燕陽裕為慕容既左司馬裕有巧思及遷都和龍既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

南燕張綱為慕容超尚書超為晉劉裕所圍遣綱出求救於姚興為裕所得於是張綱為造衡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枝之屬遙臨城上

宋張永多能精思為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叅軍大祖世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

謝莊字希逸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埋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南齊祖冲之為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并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去能造指南車大祖使與冲之各遣使於樂遊苑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歌器獻之冲之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年冲之卒

祖暄之冲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倖無以過

劉休為散騎常侍太祖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隱居茅山自號隱居士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陳徐世譜為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性機巧諳解舊私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孫瑒巧思過人為兵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後魏李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旦理文薄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剗在手初不勞厭冲位至尚書僕射

柳儉豫州人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永寧寺九層塔安寧為匠也

王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

北齊郎基為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因守百餘日軍糧且罄凱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解罷還朝僕射揚情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隋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

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為御  
師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叅軍兼掌細作開皇中歷太府丞  
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  
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帝甚悅時中國又絕瑠璃之匠人無  
敢僭意稠以錄瓷為之與真不異又煬帝幸揚州謂稠曰今天  
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興  
服威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大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  
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  
部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叅會今古多所改創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  
入廟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珮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  
無珮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  
籍天子與叅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  
輿列構欄堦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  
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後遷太府卿兼領少府監遼東之  
役攝右屯衛將軍領衙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  
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婁鐵杖因而遇害帝遣  
稠造橋二日而就又帝令造戎車萬乘鈞陳八百連帝善之又  
帝征遼水之遣何魏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  
對夜中施人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

仗建旗內隅置闕面別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於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巧思世積釋之以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實以玄象直大使詢從之受天文美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實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又泣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帝初即位進款器帝善之故為良民歲余授右尚方署監事

劉龍河間人性強明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祚大見親委拜將軍將佐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穎參掌制度代號為能黃亘者不知何許人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能莫有所損益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常侍

宇文愷為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康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文帝以愷有巧思詔領新都副監高穎雖總大綱凡有規畫皆出於愷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九絕不行令愷修之既而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煬帝時為工部尚書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於誇戎狄令愷

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常稱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宇文述大業為中左衛大將軍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

虞孝仁煬帝初為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苑

唐閔立德隨殿內少監毗子也武德中為尚衣奉御立德兄弟並素承家業巧思知名至是造袞冕等六服并腰鞶繖扇咸依古式

李昭德為內史以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常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

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為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飄損

衛普喜為同州襄城府衛士造指南車詔授陪戎校尉仍直少府監嗣曹

王臯為洪州觀察使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颶風鼓浪其疾如挂扞席凡造物又省易而為又不可敗

金公立為典作官元和十年十二月帝閱新作指南車記里鼓於令德殿賜公立緋服銀章及馬一疋至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故金忠義男公亮進修城指南車記里鼓車又文宗大和元年六月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

雜技

孔子有言曰吾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六藝之末百伎斯出觸類而長塗非一雖六藝成而下蓋乃執以事上專其業則不利其器則必善是故游心精識影響斯應巧廢奇中毫釐罔差斯皆傳習有師臻究在已擅名厥世者論有要至乃投虛得養生之道奮勇銜兵家之勢造物成法濟時有用斯亦知之絕論者也

伯樂秦人善相馬

庖丁宋人好解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剗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穰子相穰子荀吳投壘晉侯先穰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水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失曰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人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

亦中之

漢削氏以洗削鼎食洗削治乃劔也

相里以馬醫擊鍾

黃直以相馬立名天下

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褚氏史失其名滎陽人以相牛立名

衛綰代大陵人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安太子遷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被

巧召與戲被一舟辭讓誤中太子

尹翁歸善擊劔人莫能當官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

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若馬馬者甲

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驥一日十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

紀揚子阿臣援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

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乃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

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人考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

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身中備此

數家骨相以為法

按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土唇欲急而

方口中欲紅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援牙欲前向牙

欲去齒一寸則四萬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充

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服也復下欲平滿汗溝欲

身長而膊本欲起肘駱欲開膝欲方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

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梁冀為大將軍能蹴鞠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

馬嚴好擊劔從其故門生肆都學之官至將作大匠

魏許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  
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常



仲將印上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  
可中八九仲將閣長文從誰得洛依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  
笏經文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  
十三家相法傳於家

孔桂字叔林性便妍好蹴鞠大祖愛之每在左右

嚴翰字仲公篤好繫劍

朱建平善相術於里巷之間效驗非一大祖聞之召為郎又善  
相馬文帝將出取外馬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  
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齒帝膝帝大怒即殺之

游楚好擣蒲投壺自娛後為北地太守

王弼為尚書郎善投壺

王湛字處仲為汝南內史湛少有隱德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  
輕之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若行近見  
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馬等又曰此任  
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蟻當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  
郵馬如常濟嘆異

王胡之為丹陽尹善於投壺手執閉目而投南齊庾道愨尤精  
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愨託以已板  
為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  
褚彥回詳密永授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  
不悅休佑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愨仕齊位射聲校尉  
恒榮祖為東海太守榮祖善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榮

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帝使  
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乃補俠轂隊主  
後至大司馬  
梁王神念為瓜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  
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並  
一時妙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

總錄部一百五十九

窮愁

憂懼

窮愁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屈原亦云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地蓋士之坎窞流離幽憂困辱鍾手天運  
亦曷能免焉中古而下乃有躬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  
之交喪致才命之乖升健皇道路白於凍餒遭罹罪罟濱于死  
亡或淪陷於殊鄰或流放於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  
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亦有生之至艱人倫之共  
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狂道事人自貽伊戚雖嬰咎悔

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帝使  
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乃補俠轂隊主  
後至大司馬  
梁王神念為瓜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  
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並  
一時妙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

總錄部一百五十九

窮愁

憂懼

窮愁

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屈原亦云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地蓋士之坎窞流離幽憂困辱鍾手天運  
亦曷能免焉中古而下乃有躬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  
之交喪致才命之乖升健皇道路白於凍餒遭罹罪罟濱于死  
亡或淪陷於殊鄰或流放於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  
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亦有生之至艱人倫之共  
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狂道事人自貽伊戚雖嬰咎悔

非世之所歎云

甯戚齊人家貧無以自資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

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何時

五

越石父齊人也凍餓為人臣僕三年嬰解左駮贖之戈夷遠齊

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寒踰甚謂弟子曰子與我

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

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夷解衣與

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漢鄧通官至上大夫免官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

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徼下吏驗問有遂遂成也成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積共前後所犯合沒宮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

通即主館陶長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

假衣食公主給其衣食而恐吏沒入故託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北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

錢寄死人家

息夫躬封宜陵侯為左曹光祿大夫免官就國未有弟宅寄居

丘亭立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何內掾賈惠往

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或招指以人求排福禍

有上書言躬恨怨詛祝上遣御史廷尉監建繫洛陽詔獄欲掠

問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耳鼻出食頃死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

文

後漢馮衍字敬通更始僕射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為立漢將軍  
領猛孟長屯大原光武即位永衍知更始已歿乃罷兵幅巾降  
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  
見黜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  
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為司空長史譏之於尚書令王護  
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  
衍遂不得入後外戚陰興新陽侯陰就敬重衍衍遂與交昭帝  
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當自詣獄有  
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又上  
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顯宗即位又

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常慨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  
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  
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既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  
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  
年老卒

張升陳留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升守外黃令去官歸鄉里道逢  
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  
淵龍鳳遊而不至今官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  
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有老  
父不知何許人趨而遇之叩其杖大息言曰二大夫何泣之悲  
也夫龍不隱麟鳳不藏羽網罷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

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趙岐京兆人為郡切曹是時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尉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又所為貶議玆深毒恨及玆為京兆尹岐懼禍及與從子畿逃避玆果收岐家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遊市見岐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聞之遂以俱歸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官至太僕范滂汝南征羌人郡署功曹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滂即自詣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

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依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饋桑不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貌太子結賑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構脯出手車輪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構脯手爪之鍼石也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

胡毋班王康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康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已未未有下土諸侯興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噐噐猶忌之况卓今

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王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蒙鼓此悖暴無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非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康得書抱班而泣班遂死於獄

蜀許靖汝南人少與從弟邵俱知名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為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吳孟宗為驃騎朱據軍吏持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旦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就洛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尚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登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啜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劉琨鎮并州父母為劉聰所害琨與改疋禪期討冠琨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疋禪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玄壁本自荆山珠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  
小白相射麇能隆二伯王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  
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  
獲麟西聖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又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  
如雲浮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俠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  
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  
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湛湛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會王敷密使足碑殺琨琨聞敷使謂其子曰處仲來而不我告  
處仲王敷字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離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  
因歎歎不能自勝

殷浩為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雖  
被出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  
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  
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測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  
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殷仲文為桓玄侍中轉尚書玄敗歸晉抗表解職不許因月朔  
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  
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  
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東  
陽為何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之令府中命  
文人撰義講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  
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裔



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略珠等謀反及其弟叔文並伏誅

宋劉湛為丹陽尹散常騎侍時委心於彭城王義康湛所生母亡時文帝與義康形兆既乖寡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迂迓今既窮毒無復此禍望至其能久乎湛被收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耶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  
毛脩之為冠軍將軍安西司馬敗為後魏所獲後朱脩之亦陷魏毛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訊訪朱具答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真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

梁王僧孺為南康王長史被謗免官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寒暄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梁生適越猶懷帳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恋恋離別珍重弟愛同鄒李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袂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法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變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承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

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取蓋困於衣食迫於饑  
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父為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  
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惟畧高謨吐一言可以正俗振民動一  
義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耳卧安郢腦  
日逐體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  
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  
已直以章句小才虫篆末藝含吐紺縹之上躋跣樽俎之側委  
曲同之鍼繁碎讐之未益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踈澁拙於  
進取未嘗去求許史遨遊梁竇倪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乘  
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從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且抱  
樂街圖訟驅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

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劔歸來思  
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籍江  
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硯之夙逢筭餌庖酒之早  
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暎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  
棘出尋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叅人倫之顯職雖古爵人不次取  
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躓  
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噐有驗  
脩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得應  
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燬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  
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抄成此筆端上可以枝卑北方次可以  
論輸左校變為丹赭克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

施解網囓禽下車泣罪敏茲若騫憐其骸鯀加肉朽齒布葉枯  
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奉高止復除名為  
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  
厚薄負首方足孰不載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  
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鄉原恥  
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肉乏強近之親是以  
媾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損棄以快樂者之心吁可悲矣蓋  
先貴復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  
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悲憂俱至况復霜銷草  
色風搖樹影寒虫多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菜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  
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為鄰永用蓬蒿目沒慊其長息忽  
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瓠瓜不食  
方富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二  
三士友把影接膝履足羗肩擣綺穀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  
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繫其留賃憐此行乞爾儻不垢  
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裂裁書  
代面筆淚俱下

後魏韓顥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叅軍以自矜伐訴前征勳  
詔免顥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  
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  
遊策駕厠群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淚留

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李諧為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一千五百餘言末云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以賊罪賜死及臨自盡沐浴換衣方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飲藥曹外北海人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為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

隨劉炫河間人為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歸于河間于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遺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

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教風徽傳芳萊餘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理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始及餘喘薄言肯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餘鄙志爾餘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矜擢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掛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  
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昇天府齊鑣驥駟比  
翼鴻鴻整緝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叅謁宰輔造請群公厚  
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羣已嗟退反初服歸  
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  
步代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溉道教之隆遲蹈  
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事  
業適成天違人願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  
時業不傳於身後啣恨泉壤定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  
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  
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敗炫饑餓無  
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改變遂閉門不納時  
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照隣為鄧王府典籤照隣始去新都也寓于京城鄴陽公  
主之廢廨時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時年九  
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隣自傷年纔強仕而沈疾困憊乃作病犁  
樹賦以傷稟氣之不同詞甚麗美

常安石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罷知政事出為蒲  
州刺史屬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後轉青州  
刺史皎弟晦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  
楚客常溫陰削相王輔政之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舉  
亥之詔貶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

已勅符下州徵賊安石嘆曰此抵應須我死爾憤激而卒  
常陟為東京留守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  
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  
无疑常鬱鬱不得志乃嘆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  
命乎因遘疾而終  
陸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罷相貶忠州別駕十餘年常閉門不  
出人無識其面者  
後唐崔貽孫為吏部侍郎貶官塞北馳驛至潞州致書於府帥  
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令為逐  
客勅以其年過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

憂懼

夫憂懼之來發於心術而形於外者也乃有乘艱虞之會履崇  
高之位謀人之國策慮之匪臧遭事之變進退之無措蹈危機  
於夙暮覲咎徵之明白乃至遭離誣謗播身非所逼謂權倖見  
忌當塗危言高論而為世不容時移事改而投迹罔寄繇是隱  
憂充積恐懼交至愁歎兼倍惴悚靡遑乃至消而神竭中乾而  
疾作愆和邁沴傷性隕軀者亦比比有之矣仲尼曰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自非體道無悶安之若命又孰能恬漠而不芥蒂  
哉

治塵衛大夫初衛侯出奔楚晉人復衛侯衛侯使貽周欵治塵  
曰苟能納吾使爾為卿恐我喧罪已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周欵先入及其門遇疾

而死治塵辭卿

范雎魏人秦昭王拜為相封以應侯而興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奏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後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移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擇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李斯為秦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田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延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問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為光祿大夫出為安定太守時成帝諸舅平阿侯王譚年次當繼大將軍王鳳輔政尤與永善鳳病困薦從帝御史大夫音自代帝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宜辭職保謙讓

之路譚雖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王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時劉歆子棻甄豐子尋歃符命奔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不宣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

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

請問其故使人密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雄不知情

不知命之有詔忽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窮寔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以解解朝

言譏之也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初與衛尉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

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

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行

材素愚駕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

天覆之德華寵重壘間者掾吏疑衍之罪衆照飄山當為灰土

賴蒙明察其素行復保首領倍加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

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

月逢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

到十二日書報歸田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

問得出遭雨又疾因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泰

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於是西歸故鄉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



張奐敦煌人也為太常陷罪禁錮歸鄉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  
段紀明爭擊羗不相平友紀明為司隸校尉欲歸奐歸敦煌將  
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紀明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  
情相歸足下又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  
以寫白而州期功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苦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  
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溥于髡所  
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  
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  
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紀明雖剛猛省書哀  
之卒不忍也

魏夏侯玄曹爽姑子也爽誅玄為大鴻臚徙太常太傅司馬宣

王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許允字也卿何不見事乎

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吝也子元司馬王子晉景帝子

也上景帝弟文帝也

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常朝覲權歸晉室望  
雖見寵侍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  
州諸軍事

吳鼎友為丹陽太守友與諸葛恪善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  
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

晉衛瓘武帝為司空子宣尚公主太尉楊駿與黃門等毀之諷  
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樂廣為尚書令成都王穎廣神之昏也及與長沙王又構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說謗之人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  
以五男易一女人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永康初為趙王倫相國左司馬及倫  
僭逆重以憂逼成疾而卒

王坦之字文廣簡文帝末為左衛將軍帝詔大司馬桓溫依周  
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後溫於新亭大陳兵  
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  
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宋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自以多行無禮常憂國憲時高祖西  
討劉毅以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劉穆之輔之長民果有  
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  
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字  
不盡豈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傅亮字季友北地零州人也景平中為尚書令領護將軍少帝  
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後廢少帝立文帝初奉迎  
大駕道路賦詩三百其一篇有悔懼之辭

顏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所知晦為領軍以為司馬廢立之際  
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為謚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

邵慮晦將有禍出求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邵廷飲藥死

南齊到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為安南諮議參軍有愛伎陳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撫罪付廷尉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陳顥達為江州刺史明帝世心懷不安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羗意甚不說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為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有罪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魏淮會稽人為大學生以才學為王融所賞融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淮鼓成其事太學生虛義立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

王中書無斷敢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淮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躰皆青時人以淮膽破

蕭穎胃為荊州刺史時高祖初舉義兵巴東太守蕭惠訓子蟻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義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胃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胃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蟻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

徐榮祖為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憊於內髮變於外當時所以稱之

梁沈約字休文高祖時為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太傅高祖初與張稷有憾及稷卒因言之約曰尚書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

事何足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薨薨齊如帝劔斬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武帝聞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後魏良王萬壽景穆帝之子文成和平三年拜征東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死

李式字景則其兄數為中書監皇興四年為猷文所誅式時為兖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惡心慮危禍常勅津史臺有使者必先啓聞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則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張湛燉煌人初仕沮渠蒙遜為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禮之湛至京家貧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掃慶吊皆絕以壽終

北齊魏蘭根為開府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

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侍郎黃門崔悛從齊神武入廟重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為孝武登祚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卒直上員郎李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卒雄為言於中尉慕容紹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

遣還鄉扶持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收為詔令遂所  
請欲加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  
事不安求解詔許焉

後周侯植為司倉下大夫時晉公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  
自安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任植因謂龍恩曰兄既受人任使  
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承聞言於護頭公推誠王室擬  
迹伊周護曰我弟太祖厚恩且當猶子之親譬將以身報國賢  
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  
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尉遲運以宣帝在東宮為右宣正帝即位為上柱國運之為害  
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  
等皆為高祖所親侍軌屢言帝謂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啣  
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尋而得出為秦州  
摠管秦渭等六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三月遂  
以憂薨

隋崔弘度字摩訶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時方檢校大府卿其妹  
為秦王妃弟弘昇之為河南王妃未幾秦王以罪誅河南王妃  
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弘不得志煬  
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家宣上使者  
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  
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元善河南洛陽人為國子祭酒嘗以高穎有宰相之具嘗言於

州。帝初然之及穎得罪帝以善之言為穎游說深責望之善  
憂懼先患瘡渴於是疾動而卒

唐孽萬均貞觀中為右屯衛大將軍太宗幸芙蓉園萬均屏人  
不盡以之屬吏萬均復石乳及憂憤發疾會將慮過遂卒東堂  
邢文偉為內史則天天授初貶珍州刺史常有制使至其州境  
文偉以為有罪見誣遽自縊而死

趙巽德宗遠中主為寧州刺史巽孝忠臣昏也聞忠臣受朱泚  
偽宰相憂懼自縊死

趙光裔同光中拜平章事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  
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郎者故觀軍容使復恭  
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裔謂郭崇韜曰復恭與山

南謀逆顯嘗用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  
具聞奏希郎泣訴於帝帝令自見光裔言之希郎泣陳判祖復  
光有大切王世貞伯祖復恭為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  
製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  
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顏博洎諸  
昆仲監護諸鎮何之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裔方恃名德為其  
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郎倖臣慮換他事危已心不自安因病  
瘵卒

張全義濮州臨濮人也同光四年為忠武節度使尚書令是時  
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元行欽又北征不利全義奏言  
明為兵馬總管威名素著速請渡河撫招鄴都時明宗已為

群 向言在宗猶豫未決全義歷懇進言故曲從之及明宗為亂兵所擁全義先被疾既聞其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之私第李愚為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太常時大臣加息所為制詞不恆愚尤深憂懼家皇城內國忌日行香即宿于洛水南佛寺以防糾劾

于鄴天成中初除二部郎中時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鄴往公叅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公參何以省上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焚經于室

索自通太原清涼人月宗時為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臨事失於周旋帝深咍之及帝即位自通為左龍武統軍嘗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二月因朝退步洛水陽墮而卒

晉趙在禮為晉白即人使契丹入汴目鎮赴之過洛謂朝廷曰戎主嘗言致在宗遇亂者我也我深以此行為憂或曰戎人好利宜以厚賞餌之何過慮耶時有契丹諸部激海首領高牟翰奚王拽刺相患於途在禮望塵致敬牟翰拽刺與諸部偏帥咸倨以受之在禮憤以致疾及至鄭州泊於逆旅見一步健趨而過詢之乃同州劉繼勳之爪牙也問繼勳先至闕戎王作何安牟步健曰已錄矣在禮大驚及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

卷之三



